



大夫

辽P·李梅梅



黄启正没学过医，却给很多人治好过病；没穿过白大褂，却被人尊称为“黄大夫”。

黄启正的老家是河南开封。他背过砖扛过包挖过煤，后来听说建筑公司招工，去应聘，当了建筑工人，后来被提拔为队长。

工程队有个工友叫老乔，做瓦工。因为年纪大干活慢，谁都不愿意跟他在一起。长期这样下去，老乔将面临被公司开除的危险。老乔媳妇有病没工作，家里全靠他一个人挣钱维持。黄启正想帮老乔，想了好几天终于想出个法子，所有力工轮班跟老乔干，一人一天。

老乔就这样被留了下来。

那天老乔上街买菜，被车撞了，伤了腰，以后再也干不了重体力活了。没了收入来源，老乔愁得吃不下饭，背地里偷偷抹眼泪。黄启正看着不忍，就提

议工友们每个月从工资里拿出点钱帮助老乔。大伙听了都不吱声。黄启正也理解，大伙都难，都是一个人挣钱一家人等着花。黄启正没再勉强，自己每个月拿出些钱补贴老乔。

这一补就补了十多年。其间，黄启正要娶媳妇盖房子生孩子，经常手头拮据，但是他从没断过给老乔的补贴。

有一年夏天雨水多，黄启正看看自家房顶，得重新翻修了。他自己的钱不够，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些。刚买好材料，老乔媳妇来找他，说老乔胃疼得在炕上直打滚。黄启正赶紧找车把老乔送到医院，一检查是胃穿孔，需要手术。黄启正没犹豫，赔钱卖了刚买的材料，给老乔做了手术。

老乔心里对黄启正充满感激，临终前，把黄启正叫到身边，郑重地交给他一个药方，说这个专治痔疮，一定保管

好。并叮嘱他，不能用这个药方卖钱，一分钱都不能收。黄启正点头答应，但是并没把药方当回事。这玩意好使，老乔也不至于把日子过成这样。

送走老乔，黄启正把药方叠好，放在了家里衣柜顶上。不管真假，这是老乔留给他的念想。

儿子九岁时，腿上长了个疮，开始只是破了个小口，后来口子渐渐溃烂，赶紧求医问药，却越治越严重，伤口始终不愈合，还流脓淌血的。大夫说，这病治晚了，孩子的腿恐怕……真是应了那句话，有病乱投医。他猛然想起老乔给的药方，隐约记得也是治疮的。

黄启正跑回家，找出药方，马上按方子买来十几味中药，磨碎了做成药膏，涂到儿子腿部患处。他死马当活马医吧，没想到，当天晚上就有效果了。黄启正喜出望外，第二天接着涂，

一连涂了十多天，儿子的腿居然好了。

黄启正喜极而泣，去老乔的墓前，给他敬了一杯酒，陪他坐了好一会儿。

黄启正会治疗疮的消息不胫而走。之后，受这病困扰的患者都来找他治病。黄启正来者不拒，他又来药材做成要药膏交给患者，一分钱也不收。他答应过老乔不收钱，就绝对不会收。

一年又一年，来他家看病的也越来越多，方圆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患者，都会慕名赶过来。

要是换个大夫，有这么多患者等着看病，收入肯定错不了。可是黄启正却正好相反，他看病不挣钱反而往里搭钱，因为做药膏的药材都是他自己花钱买的，长期这么入不敷出，使本就不宽裕的日子更加捉襟见肘。

黄启正的儿子学习好，一直名列前茅。受父亲影响，他对建筑很感兴趣，

第一次参加高考，就如愿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建筑系。儿子很高兴，黄启正却发愁，他实在拿不出那么多学费。

那天晚上，黄启正破例买了一瓶酒，给自己倒了一杯，给儿子也倒了一杯。父子俩面对面坐在饭桌前，谁也没说话。他一口干了杯里的酒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儿子很懂事，没跟父亲吵闹，他收起大学通知书，走进了高三复读班，第二年，考上了一所学费少得可以忽略不计的师范院校。

人们都笑黄启正傻，抱着金鸡把日子过得这么水。

2001年深秋，79岁的黄启正在家中的热炕头上安详离世。第二天早上五点多钟，黄启正的家门口陆续有轿车停靠，很快就排起了长龙。多数车主，家人都不认识，一问，都是曾经受过他帮助的人。

翻鱼

琼A·陈小莲



他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，给发小打电话，没见接，又发了微信，也没见回。

他招手叫来服务生说点菜，服务生指着桌角的二维码，说现在都扫码点菜了。他才发现桌角的二维码，奇怪自己怎么没看到，便自嘲地笑了笑。

刚才下班走在路上，他又接到了电话，一时犹疑不决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了江边，抬眼就看到了这家店，看门面装修还不错，便走了进来。店里人不多，零星坐了三四桌，空调温度适中，环境雅致。江边的好多家都将桌椅支在路边，男人们光着膀子，满脸油光，喷着酒气吹牛猜拳，闹哄哄的一片，看着就头疼，还是这地方好，他需要静一静。

他的旁边坐着对年轻男女，看着像

情侣。他扫了眼他们桌上的菜，份量不大不小，也算得上精致。他拿起手机扫桌上的二维码，点了三个菜两瓶啤酒。点完又翻回看微信，发小还是没回。

点太多了，吃不完浪费。

听女的这么说，他目光便再次扫过他们的桌面，上了五个菜，他同意女人的意见。

男人给女人夹了块肉，说今天领到工资了，真的比原单位翻了一倍多，当然要庆祝一下。他不禁多看了男人两眼。

那也不能浪费啊。女人嗔怪道。

他把目光移向窗外，天已经全黑了，不时变幻着各种图案，那是全市最繁华的地段。他的收入在全市人均水平之上，不过那里的房价也只能仰

望。小梅几次拉他去去那边看房，畅想有朝一日能过上早上一睁眼在床上就能看见日出，傍晚在阳台上吹着风欣赏落日的日子。他的思绪便回到了之前的问题上。

您的菜上齐了。服务生说。这时手机响了一下，他想那小子终于回我了。不想点开微信，却是师父的：方案看了，改了几个地方。不是说做两百万的单吗，怎么才三十万？没谈成？没关系，再谈谈，我相信你！对了，周末有空带小梅和孩子来家里吃饭，师娘给你们做好吃的。她有些脸红心跳。

当年他大学毕业找工作四处碰壁，是师父收留了他，师父说他身上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师父其实也是他的领导。他后来时常跟人讲，当年如果不是师父一路领着他，自己也不可能

走到现在。他盯着屏幕发呆，不知怎么回事，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，发小回话了：发定位过来，马上到。

他让服务生开了啤酒，拿两杯子放在面前，倒满，刚端起一杯准备放到对面，就听到有人说，唉，等等。他手缩了一下，朝四下里一看，才发现是那女人冲着男人说的。

鱼不能翻！鱼不能翻！说了多少回了。你不知道我们公司是做什么的吗？吃鱼不能翻的，要不我们公司的船会翻的，那样损失多少钱呀。

真是迷信！照你那样说，天天都有人吃鱼翻鱼，你们公司的船都不够翻的。

吓吓吓！我们公司的人都这样说的，我们可不想公司的船翻了。女人说的时候，眼睛快速将周边巡了一遍，扫过

他的桌面时，冲他笑了笑，他却脸红了。

只见女人很熟练地用筷子夹住靠近鱼头的脊骨，轻轻一拨就断了，接着挑起鱼骨拉到鱼尾处，再轻轻一拨，整根骨头就被夹起来了。好了，可以吃了。女人对男人说。

在他看女人挑鱼骨时，发小也到了。俩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一阵，几杯酒下肚后，发小说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走的是对的，以你的能力，去哪不行。那两百万啥时跟你新东家，吱一声就行。

没有新东家。

怎么？又不走了？

他瞥了眼旁边，那盆鱼被他们吃得差不多了。鱼不能翻。他说。

啥？鱼？发小瞅一眼旁边，又瞅一眼他，似懂非懂。可以啊，那再点条鱼呗。

弯角

粤M·丘艳荣



那头牛，是什么时候趟进河里，什么时候向对岸游去的呢？当三三把眼睛从书里面抬起来的时候，她才发现，她放的十几头牛中，有一头牛正在涉水过河。

是她家的弯角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弯角从来都是很温顺很规矩的，它总是安静地吃草，偶尔有些牛会想越过河堤，到堤坝的另一边稻田去偷卷几下口禾苗。弯角还会“哞”一声，仿佛在制止这不好的行为。

可是，就在三三的眼皮下，弯角竟然快趟到河中心了。这条河几乎是河东和河西的“楚河汉界”，没有哪头牛

会越界的，温顺的牛群还没有出现这样的作乱者，除了凑到河里去喝水，以及夏天时在靠近草滩的地方泡个澡。三三下意识地冲下河坡，边冲边喊：“弯角，回来！弯角，回来！”弯角仍然在向前游着，对三三的呼喊不理不睬。三三一口气冲到了河边，差点没刹住踏进河里。三三“哞哞”学起了牛叫，想把弯角唤回来。弯角停了一下，转头望了一眼三三。三三赶紧弯腰扯了一把草，挥舞着草大声喊：“弯角，回来，回来……”弯角又停了一下，这次没有转头，它继续往前游，好像前面有它非要奔去的目标。河面不算宽，五十米不到。可三三

不会游泳，也不知道河的深浅，她不敢跟弯角一样趟水过河。三三一眼望到了对岸那青青的河边草以及河对面的一群牛，以及放牛的那个男孩。是那个跟三三一样，喜欢边放牛边看书的男孩。那个男孩已经抬起了头。三三想张嘴叫他帮忙把牛赶回头。她刚想喊，又把到嘴的话吞了回来。

她想起，河东和河西的孩子每天对骂。阿牛哥天天都带着那帮混小子跟河东那帮混小子吵架，短则持续十几分钟，多则持续半个多钟头。谁输谁赢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河两岸的孩子天天乐此不疲。

阿牛哥也要三三跟着他们一起叫骂，三三摇头。河对岸那个爱看书的男孩，三三就从没见过他加入骂阵。阿牛哥突然说，三三，我有四大名著的小人书，你跟着我们喊一句就借给你。三三犹豫了一下，小声学了一声。话已出口，她觉得有些羞愧。

骂仗结束，阿牛哥那帮人例行公事吵完架后就溜了。留下河东的男孩也放牧着十几头牛。往日三三还会一望对岸，望那个也在看书的男孩，猜他手上拿的是什么书。今天，她只望了对岸一眼就不敢再看，因为她看到对岸那个男孩有意无意摇了个头。刹那的快

感顿时变成了一种羞耻，她怎么还敢叫他带着赶牛呢！

三三急得要哭，心里乱成一团麻。

这时，男孩站起来，捡起脚下的石子朝弯角扔，又挥动着鞭子吓唬弯角，不让弯角上岸。弯角在快靠岸的河堤脚下站定了，看看东岸的男孩，又看看西岸的主人，一动不动。

男孩跺了跺脚，甩了甩头跳下了水，趟到弯角站住的河段，一脚跨上了牛背，把弯角的牛角往西岸赶……

三三望着对岸的青青河边草与骑牛的男孩，美得像书里的某幅画。她突然有些痴了，莫非弯角是替我向男孩道歉？

洗澡

辽P·张洪雷



蔡得福在车间里慢悠悠地走了一个来回。一台台崭新的机器发出悦耳的轰鸣声，就像撒欢小马，洒脱地在草原上奔跑。一天听不到这小马儿的欢叫，蔡得福的心里就空得慌，浑身不舒服。

蔡得福背着手走出车间，看到厂报的小记者白荷还没走，正兴高采烈地与轮班休息的工人们聊天。心想着，这小丫头还挺执着，蔡得福笑着摇摇头，从车间后面悄悄地拐进了修理班。

蔡得福刚端起徒弟薛斐递过来的一大缸子茶水，白荷就连跑带颠地追了过来。

白荷自来熟地和薛斐打过招呼，隔着一张桌子坐在了蔡得福的对面。她把笔记本往桌子旁边一推，说，蔡师傅，今天咱不谈采访的事儿，就是随便聊聊天。

白荷就像唠家常似地问道，师傅，你每天无数次在车间里走，听机器声是不是就像听交响乐？听了白荷的话，蔡得

福“噌”地一下站起来，一口水差点没喷出来。

旁边的薛斐看出蔡得福的异样，边用手去接蔡得福的茶缸子，边问道，师父，是不是水太烫？

蔡得福叹了口气。白荷的话就像是两边抽紧的皮筋儿，松开了一边，另一边抽打到心坎上，丝丝拉拉地疼。他看了薛斐一眼，摇摇头，又慢慢地坐了下来。

白荷忐忑不安地看了一眼蔡得福，看到他打着手势示意她继续。白荷说道，你行走其间，找出不和谐的“音符”，然后果断处理，你不喜欢哪里出现故障就叫到哪儿的被动行为。

蔡得福频频点头，饶有兴趣地听着，白荷乘胜追击，试探地说，师傅，你接受我的采访了？

蔡得福直了直身子，说，我就是个普通普通的维修工，真的没啥写头。

白荷一听有门儿，赶紧说，有写头，我事先做足了功课。接着就像数家宝一

样开始喋喋不休：师傅是工厂维修工里唯一的老师，当年老厂长的钦点。那时，工厂汇演根据你的事迹编排了相声，名字就叫《手到病除的蔡师傅》。那时候，老厂长想提拔你当车间主任，你拒绝了，拒绝得斩钉截铁，一点也不拖泥带水，你说你不会管理，就会管理机器。老厂长当时就对你竖起了大拇指……

停，快停下吧。蔡得福笑了，连连摆手，丫头，不要给我扣高帽子，你这个小丫头，这小嘴，像说评书。

白荷也笑了，停了一会又有点吞吞吐吐地说，我还听说，师傅你在修理机器前，不仅不允许操作者在旁边看着，还得先给机器彻底地……

你不说，我也知道，他们都说我矫情。蔡得福点点头，打断她说，白荷捂着嘴笑了，师傅，原来外面的议论你都知道了啊？

蔡得福知道，这些都不是能打动他的理由。而是白荷那句关于交响乐的

话，把缠在蔡得福心里那根皮筋儿给拽了出来。

那一年，工厂分配来几个技校毕业生，老厂长让蔡得福在他们中物色两个徒弟。

蔡得福带着学生们在车间里参观流水线。听着此起彼伏的机器声，几个学生有些不耐烦，恨不得赶紧走出去。他们中间，只有一个大个子男孩，跟他们不一样，他仔细地看，静静地听。后来，男孩走到蔡得福的身边说，这么多机器，就像是在演奏交响乐，感觉真好！

就是这一句话，让蔡得福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怔怔了半天，他没吱声，但心里早已心花怒放，就着手足舞蹈了。这何止是徒弟，更是知音啊！接下来，蔡得福掏心掏肺地教，男孩不知疲倦地学，这个男孩叫王大明。大明聪明，学啥都快，不知不觉半年的时间过去了。

那天，分厂磨球机坏了，他们那儿的维修工拆来卸去的，也找不出毛病，于

是，打电话请蔡技师去。蔡得福是要带王大明一起去的，可是还没走出维修班，就有工人来找，说他操作的机器出了一点小故障。没等蔡得福说话，王大明就抢着说，师父，你先去吧，这点小活儿，我手到擒来。说完，还调皮地冲蔡得福伸出胜利的手势。

蔡得福刚走到分厂车间门口，就听到一声沉闷的响声，随后是冒起的滚滚浓烟……

那个把机器声听成交响乐的王大明和两个操作者，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一天……

蔡得福看着不断擦拭眼睛的白荷和薛斐，意味深长地说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们都应该知道，心里该装着什么。

白荷走出维修班，明晃晃的太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一直跟在白荷身后的薛斐，红着眼睛说，我终于明白，师父为什么在每一次维修前，都要用酒精彻底给机器“洗洗澡”了。

魔方

粤M·朱红娜



一会向左转，一会向右转，一会向上转，一会向下转。他双手飞快转动着魔方，似女孩的手指，纤细细细，又似有机装置，随意转动。

很快，魔方一面就转好了，不一会，另一面又好了，再一会，三面好了，在我看得眼花缭乱之际，魔方四个面就呈现了出来。

我不得不承认，他的魔方玩得挺溜的，是我见过最厉害的。

可他是否走错了门？抑或看错了招聘启事？

瘦削的身材，一身运动服像穿在架子上，背着一个小背包，特别稚嫩。简直就是一乳臭未干的中学生。

他怎么能做老爷爷的陪护？

老爷爷脾气，很快就要八十了，自从得了脑梗以后，要多难伺候有多难伺候，赶陪护与赶苍蝇一样，已经赶走九个了。

我不得不再次发布招聘启事。这年头，招个总经理不难，找个满意的陪护比登天还难。

我是给老爷爷请陪护，不是给小孩请家教，魔方有什么用？

他告诉我他叫秦惠博，昵称魔方，是大学二年级学生，读的是心理学。

他的口才显示出与他的外表不相称的能力。

他告诉我，老人最怕孤独，别看老人在家，很多家人没有真正关照到老人的心灵，老人闹，无非是心情不好，心情不好，胃口就不好，胃口不好，身体就不好，身体不好，心情更不好，心情好了，一切都好了。魔方可以预防和延缓老年痴呆，可以消磨老人无聊的时间。

我找不到拒绝他的理由。虽然他每天只能从下午三点到六点陪护三个小时，但他保证，三大于二十四。

一个需要兼职陪护的大学生，一定是生活穷困，我愿意给他更高的酬劳。而让我意外的是，他仅仅要了我以往五分之一的酬薪，一千元。

第二天下午，秦惠博在小区花园亭子里搞了个魔方角，召集了小区的一些老人，他说，我先给爷爷奶奶讲个笑话吧：“有个儿子去相亲回来，老妈问他怎么样。儿子说不行。老妈问为啥啊？儿子说，女方比我收入高，我怕以后在一起有压力，没地位。一旁的老爸爸听了，插话道，你是不是傻啊？我挣得比你妈多，在咱家，你见过我有地位吗？”

大家哄堂大笑。这是第一天老爷爷回来告诉我笑的。

他发挥口才优势，跟老人们聊天，讲故事，玩游戏，教他们拼魔方、唱歌、跳舞，就像照顾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，老人们新奇又快乐。

果真不然，老爷爷一下喜欢上了惠博，性格越来越开朗，上午安安静静的时候，拿着书看报，有时候阳台发呆，有时候泡茶喝茶，家里再也听不到他发脾气、摔东西的声音了。

因为老爷爷，我一直投资养老院项目。一天，有个朋友给我介绍了一家养老院，让我去考察一下。

养老院离省城100多公里，汽车下了高速，沿着山村小道行驶。正值秋季，天空湛蓝，白云在空中幻化奇异的图案，秋风握着她的指挥棒，让金黄的稻禾对路人点头哈腰。村舍东一幢西一幢，无规则依山而建。路上，不时看见三三两两的老人在散步。朋友告诉我，他们就是养老院的老人。

走进养老院，一帮老人正在拼魔方，我不禁一愣，难道惠博是学他们的？

进了院长办公室，他桌上的一张八寸

的全家福吸引了我的眼球，全家福上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哥哥妹妹笑脸盈盈，哥哥站在爷爷旁边，拥着爷爷。

原来这家养老院是惠博开的。惠博爸爸说，我是帮他管理。

我迷糊了，这投资少说也要一百多万，就惠博一个二大的学生？

魔方把他养老院的经营管理模式发布到网上进行众筹，很快就吸引了不少老板和客户。他说，等毕业以后，他要吧这种模式复制到更多的地方。

这养老院最大的特点是开放式的，不像城里的养老院，像个笼子关住老人。如今城里人都向往乡村，何况很多有农村情结的老人。

这魔方，简直就是一个小宇宙！我还犹豫什么？立马拨通了他的电话。

老板，稍等一下。

电话那头，魔方拼魔方的声音，清脆响亮。

工作

鲁Q·陈雅萍



母亲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让我把她送回家。老公偷偷问我，你惹老太太生气了？

我敢呀，哄她开心还来不及呢。我赶紧扶着母亲问，妈，不是说不好在我家多住一段时间吗？怎么要回去？

你们都嫌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我回老家，自己过，就没人嫌了。母亲说着就落下眼泪。我慌了手脚。父亲去世时母亲才三十多岁，这么多年，她独自一人把我姐弟俩拉扯大，吃了很多苦，落下一身的病。我和弟弟都发誓，绝不让母亲晚年受罪。可是，母亲这是发的哪门子脾气？

母亲自从脑梗以后，身体一年不如一年。不单单表现在她的健忘，她的

记忆力低下，稍微劳累，便喘不过气来。

即便如此，母亲还是不服老。每次接来我家小住，她总是干这干那，闲不住。每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，她都会把她拖了又拖，衣服刚穿过一次就拿去洗，实在没的洗了，把我打包好准备扔掉的旧衣服也拿出来洗一遍。

每次看她心满意足地嘟个不停，我就哭笑不得。母亲不识字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用我的全自动洗衣机的，而她用了几天后的结果就是，洗衣机终于罢工了。我忍不住委婉地劝她，家里就这点活，我回来以后很快就能做好，你看你，费这么大力，把自己累的半死，不值过。

母亲斜睨我一眼，我不是闲的无聊

嘛。再说，我还不到七十岁，哪能就坐等吃闲饭？能帮忙就尽量帮你干点。停一下又说，是不是嫌我老了做不好？

我吓得赶紧摇头，不，你不老。我就是想让你享福。

不惹我生气就是孝顺我了。母亲笑着说，我心里有数，累不到我。

为了让母亲少干活，我尽量把活早干完，不给母亲留机会。接连几天，母亲拉着脸坐在沙发上，见我回来也不说话。现在更是走了。

忍不住向闺蜜诉苦，闺蜜和我住同一小区，婆婆和他们住在一起，婆媳关系也是不好处理。于是我们达成共识，给母亲们找工作。

回家后，我告诉母亲，前楼有个老

太太，有抑郁症，她儿媳雇人去开导她。最好是年龄相当的老太太，工作就是陪她说说话，聊聊天，怎么开心怎么来。母亲听了，两眼放光，真的？我能行不？

第二天母亲按时去上班，两个老太太一见如故，家长里短，儿女的大事小情，聊得不亦乐乎。

月底，我和闺蜜各自拿着自己的一千块钱，分别给自己的母亲发工资。

母亲欣喜地接过钱，数了一遍又一遍，嘴里不住说，哎呀妈呀，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竟然还能挣钱？这也太容易了吧？转脸又寻思一会，郑重地把钱递给我说，闺女，赶紧给人家退回去，这钱啊，咱不能收！



鹿回头
精品小小说专版
投稿邮箱
435119122@qq.com

本版漫画：杨智宏